

转台游戏

Zhuantai Youxi



桑克 著



千高原诗系

转台游戏

■ 桑克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台游戏 / 桑克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9

(千高原诗系)

ISBN 978-7-5624-5701-5

I. ①转… II. ①桑…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7583号

转台游戏

桑克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徐昕叶 版式设计：何海林

责任校对：任卓惠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2.5 字数：139千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701-5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Mulu

乡村摄影师.....	1
老虎砬子以南.....	2
告解辞.....	3
二球悬铃木.....	5
兴凯镇.....	7
哈同高速公路两侧的田野.....	8
五花山.....	10
新新人类.....	12
火车离站.....	13
晨起忆登千山遇道士事.....	15
旱地鸥.....	16
听一个人费力地说话.....	17
风吹过来.....	18
艾草.....	19
中年.....	20
秋日归途遇雨夹雪，以及圣·伊维尔小教堂.....	21
草地.....	23
褐色的滑雪节.....	24
心神不定.....	26
全知全能.....	28
2号地.....	30
在冷霜的玻璃荒原.....	32
哈尔滨教堂.....	34
信仰的力量.....	35
火车.....	36
过长沙贾谊宅不入.....	37
在行驶的火车上眺望.....	38
大觉寺一夜.....	41
墓地.....	43
魔鬼来找我.....	44

早 春	45
蚊 子	46
为晦涩辩护	47
闻马骅传道梅里雪山	48
空气的声音	49
宁静的树林	50
铃 兰	51
热 雪	52
本命年之祸	53
时光登记簿	55
书架上的阴影	56
衬 托	57
妖 精	58
滑冰者	59
我有的东西	61
哈尔滨（一）	62
一双绣花鞋	63
短 歌	64
做 梦	65
宫 廷	67
荒 草	68
在中央大街	69
午 后	70
个 性	73
极乐寺露天市场	74
阴 云	76
冷 战	77
换 季	79
冬日园景	80
兴凯湖	81
外 省	82
东山之旅	83
心 寒	84
深 渊	85
露西娅餐厅	86
卧 榻	88

积怨	89
自慰	90
由梦引起的	91
北宣桥冬景	92
阴天	94
高高在上	96
巫师	97
恐惧	98
劳心者	99
哈尔滨（二）	100
消逝	101
螟蛉	102
Tin Wedding	103
农 场	104
勒叶柄	105
刨木	107
在斯大林公园	108
哈埠来鸿（拟冯至）	111
纪念萨缪尔·贝克特	113
历史	115
郊野	117
挑剔	118
四哥	119
答辩	120
狐疑	122
潜水者	123
转台游戏	124
核桃树	126
暮秋札记	128
出站口	130
街头遇雪	131
细雪	132
简单	133
邀宠	134
面条店遇雨	135
小暑节	137

眼 镜.....	138
陌 生人.....	139
周 一例会.....	142
自 画像.....	144
要 求.....	147
青 春.....	148
清 洁.....	152
三 棵树火车站.....	154
哈 尔滨（三）.....	157
大 直街冬日街景.....	159
社 交的启蒙.....	160
倒 春寒.....	162
天 使.....	164
犹 太公墓.....	166
自 我鉴定.....	168
哈 尔滨（四）.....	169
咏 陶潜.....	170
怀 疑.....	172

桑克创作年表

乡村摄影师

走街串巷，骑着
破旧的自行车。老式的双眼相机
挂在脖子上，招来一群
无聊的孩子。

他不单独拍摄风景，
家庭或者人物，始终占据
底片的核心。在暗房里，他满足于
把人攒在一起的能力。

他一边喝碗里的茶，一边
计算一天的收入。露水尚重
他就离开他的小镇，去他
有限的几个辖区。

当偶然得到一本没有
封皮的《红与黑》，他认为自己的
工作多少像个教士，只不过
他不传播把人搞乱的思想。

2000.1.9.9:30

老虎砬子以南

本子上细腻的铅笔画
一瞬间活过来，当我戴着
茶绿色的眼镜。一切都那么肃穆
好像一截拷贝从活动的电影中剪下，静静地
挂在天空的幕墙上。每一个角色的眼神都那么相同
如果你没有仔细分辨它们细微的变化。
看待风景，看待阳光下的铁轨也是
这样的粗心，你还能看到什么？
一匹驽马在身后打了一个喷嚏，径自走了，
仿佛它经过的不是你——一个大活人，而是
一块石头。如果你动了一下，它或许也以为
那不过是一只偶尔在石头上休憩的苍蝇。
一只伤感的苍蝇，通常被认为是一只不合格的
苍蝇。在我的视野里，尽管天空的面积比城市的
大了许多，但是我的心门仍然被什么东西锁住了。
我叫不出它的芳名，只能咬着细碎的牙含混地说：命运。
一群陆地鸥从头上飞过，寻找着含浆量高的麦田；
我在心里疾疾地狂走，妄想找一块伟大的板砖，把
枯萎的井填满，好让里面的
清泉溢出来，流过荒凉的农场。

2000.2.17.20:03

告解辞

趁着这会儿没有风，沙子都静静地
像个刚从乡村来的羞涩的姑娘，
我的膝盖陷入沙子柔软的怀抱中，
仿佛已经得到了庇护——我放心地
琢磨着我的台词（请原谅我习惯了按照
脚本指定的道路行进的怪癖），它应该
非常的轻柔，形容词很多，副词的数量
也不少，加上我的语气和性感的嗓音。
但是我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万一错了
就不可能挽回。我看见过手术室门口
放声号啕的实习医生，他的脸色惨白
他的代价换不来死者家属一丁点的同情。
何况我喉咙里的水汽比我的信心还要少
但是我还是屏住羞愧的眼泪——这宝贵的
财富已经不允许有任何流失的可能性。
我闭着眼，间或睁开，看着自己的影子
统治的这一块国土，它或许憋着劲儿
要把它 的性质改成一个愚蠢的探险家的墓园。
我怎么能或者怎么敢眺望远方？如果我这么
做了，我就会用全部的力气了解这脆弱的肉体。
我想着我的问题，关于罪恶或者一个小小的
技术性的错误——把一个女孩的心客客气气地
摧毁，到客厅门口还没忘了说——不远送了。
而一个早晨，我突然从床上醒来，我发现

我已经变成一座闹钟，里面的零件混乱，
脸上的指针疯狂逃窜，试图找一个安稳的位置。
我知道我思维的毛线正在弯曲，甚至开岔儿，
我甚至不能像刚才一样麻利地把跑题的话头抓回
这说明我危险的处境和历史教科书的脸庞
已经十分接近，只是缺一把锥子对河北的纸质窗户
下手。最可怕的是我知道救援队
能发现什么。为了让衣服保持完整，为了
脸上不出现不体面的血痕，更是为了得到尊敬
——他看起来还是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绅士……
我用牙齿把双手捆紧。耳朵却支棱着，聆听
聆听我体内贫乏的泉水汩汩地向大地深处流去。

2000.4.3.2;40

二球悬铃木

1.

在这座小西天以北的旧坟里
我找不到铁狮子还没有腐烂的尸体。
找不到青春，革命，高音喇叭
还有在眼泪波涛汹涌中挣扎的人群。
安静的二球悬铃木，我和其他人一样
把你称作法国梧桐，称作一次
自然和灵魂关系学的考试。
及格的人在沉睡，不及格的人
在回忆沉睡的日子，就像我
在悬铃木行刑队的护送下走出东门。

2.

被封闭的东门，沦落为一片新时代
新贵的建筑工地。功勋，业绩
被引用的论文次数，在搅拌机的轰鸣中
化为盛大的春节晚会的配料。
可怜的悬铃木，只有靠生一场皮肤病
才能克服自己的懦弱和凄凉。
那是怎样的凄凉？阴风飒飒，掠过
文科教学楼阴暗的走廊，仿佛我们
未来的航程；剥落的墙皮，则不经意地
绘制出一个姑娘漂亮脸蛋的下场。

3.

如果是秋天，如果还在下雨
我们就不可能拥有比麻木还酷的安静。
安静？比服镇静剂还要安静，比
把脑袋后面的神经切断还要安静。
安静的人走在悬铃木的笼罩下
听见比歌声还要动听还要蛊惑人心的
谩骂，听见埋在地下的铁狮子的鼾声。
如果有一支枪，如果有一把开刃的刀子
如果有一起流血事件，如果有一个欢乐的
腐朽的舞会，那么一块神圣的石头是可能的。

2000.6.3.22;18

兴凯镇

麻雀大小的小镇。

在中国并不少见，早晨唧唧喳喳

到夜晚，便死人般沉睡。

或许做梦，自己也曾是少年。

背了书包，把风从脸上拂开。

尽心编男欢女爱，把静水搅出波纹。

——你从中得到什么乐趣？

想象的快感如今哪儿都有卖。

他好像在读英文，而其实是在心里

写日记，匆忙地埋葬青春期的秘密。

那做作而又严肃的口吻，正适合

衰朽的唯物论，而法律却不做考虑。

在招待所里沉寂。

渐渐不回忆，渐渐疏远了故人。

仿佛灰。

仿佛新灰下竭力掩饰的旧灰。

哈同高速公路两侧的田野

1.

过了皇山公墓，天色似乎
转成墨绿。这是巴士蓝色玻璃的
杰作，它将那些刺激的毛边滤掉了。
在我的记忆里，可能也滤掉了许多
肮脏的东西，它让我错误地以为
我是不洗澡就能变得洁净的人。
仿佛猪，它在烂泥里打滚，只是
为了消灭身上的寄生虫。
这是杜罗夫1923年左右说的。
而现在，大众对正在发生的灾难
也缺乏了解，最多把它当作消逝的河水。

2.

如果用一把锋利的剃刀，那么
绿色植物消失之后，出现的肯定是
正在板结的黑色土壤——那么荒凉。
仿佛褪去花裙的人，她的荒凉的青春
起起伏伏，没有什么高兴的内容。
在太平机场路上黄仁宇说：

这多么像欧洲的田野。他的潜台词
或许是——这里毕竟还是亚洲
一个偏僻的角落。文明刚刚开始怀孕
而自大的人还以为它早就是一个青年
而且还正当早上八九点钟的辰光。

3.

我的样子看上去不是我想的那样
颓废，面如土灰，甚至还有些兴致勃勃。
大声说话，或者向几个同事的孩子介绍
关于蜜蜂的常识——它得自我的父兄
还有一本简陋的小册子。我似乎忘了
出发前我趴在洗脸池上呕吐的丑行。
每次出行前我都会这样。我不知道究竟是
为什么，或许是睡眠不足，或者
牙膏的口味接近达达主义的乖僻。
杨铭的说法可能更接近参考答案的边缘
——你对新的陌生的事物总是恐惧。

4.

而这片似乎是相互模仿而生的
碧绿的田野，它让我着迷，让我
搜肠刮肚寻找鲜美的献媚专用的单词。
而我是没出息的东西，不仅漫骂的
艺术没有掌握，连这项最伟大的中国功夫的
定式也荒于练习。我分辨着那些

植物的名称，除了玉米等大众化的东西
其他我无从知道。我的教育成问题
是要声讨的，但为时已晚。
除了平庸的雷同的赞美，除了俗气的
感激，我的肺呼出了过多的汽车尾气。

2000.8.13.13:53